

# 神會語錄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禪宗類

23

邢東風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

23

邢東風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 佛光經典叢書

##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白話版 · 神會語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會語錄／邢東風釋譯．--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6 [民85]  
面；公分．-- (佛光經典叢書；1123)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23)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415-1(精裝) --  
ISBN 978-957-543-416-8(平裝)

1. 禪宗 - 語錄

226.65

850007579

如有著作權  
或裝訂  
錯誤，  
請勿翻印  
，歡迎流傳

定 初登印  
記 顧刷  
價 證問者

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一二三年六月再版五刷  
台省業字第862號

流劃網電地  
通撥戶址  
處名址話址

發出行版譯編監  
人者者輯修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佛定和尚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慈容法師  
依恒法師  
慈嘉法師  
依空法師  
高雄市大樹區楓田路一五三號  
(○七)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http://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佛光山文教廣場  
佛光山區佛光山寺  
高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七)六五六一九二一一六一〇一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七號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劃撥帳號  
[fgeeecc0.fgs.org.tw](http://fgeeecc0.fgs.org.tw)

依空法師 (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 (大陸)

# 總序

丁巳年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嚐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眩：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啟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  
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興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  
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  
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  
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邈，實  
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  
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  
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 編序

丁巳年夏

##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持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已印證在《寶藏》圓滿出版的成就和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眾生！

# 目錄

## ● 題解

### 經典

1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但離即遣	五六
大乘與最上乘	五〇
邊義即中道	四九
無定無用心	四六
三車本是一	四一
無常是常	三九
本有今無	三一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一

無念不言布無

.....

與遠法師問涅槃經義

.....

修定不得見性

.....

作意不得解脫

.....

覺妄俱滅即識心

.....

見性無空，是名歸依

.....

無念即一行三昧

.....

得無住心，即得解脫

.....

答乾光法師問

.....

無名是道

.....

與乾光法師論金剛經義

.....

定慧等學

.....

無念爲示

.....

論頓悟義

.....

真如亦空亦不空 ..... 一一一

須經磨治，始得見性 ..... 一三三

無念無說，是名得入 ..... 一五五

若無生滅，即不生滅 ..... 一六六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 一七七

滅即是生 ..... 一八八

念念相續，自然不斷 ..... 一〇〇

定慧等學 ..... 一一一

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無情 ..... 一七七

衆生佛性與佛佛性亦同亦異 ..... 一九九

以無分別智而能分別一切 ..... 一三三

佛不可定有，不可定無 ..... 一三一

大乘即是小乘 ..... 一三五

與行律師論「受諸觸如智證」義 ..... 一三五

● 源流

僧家自然與道家因緣 ..... 一四一

與無行論色空義及龍女發心成正覺 ..... 一四五

與無行論如來五眼 ..... 一五一

煩惱雖有殊，菩提心不動 ..... 一五五

衆生佛性本來自有不從他得 ..... 一五七

與張萬頌論真如佛性 ..... 一六一

有無雙遣中道亦亡即是無念 ..... 一六四

與徐鍇論佛先法先 ..... 一六七

與王弼論生住異滅及說通宗通 ..... 一六九

性與妄身同入地獄而無受 ..... 一七三

與志德法師論生住異滅義 ..... 一七五

答康智圓問 ..... 一七八

2 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 ..... 一八七

●解說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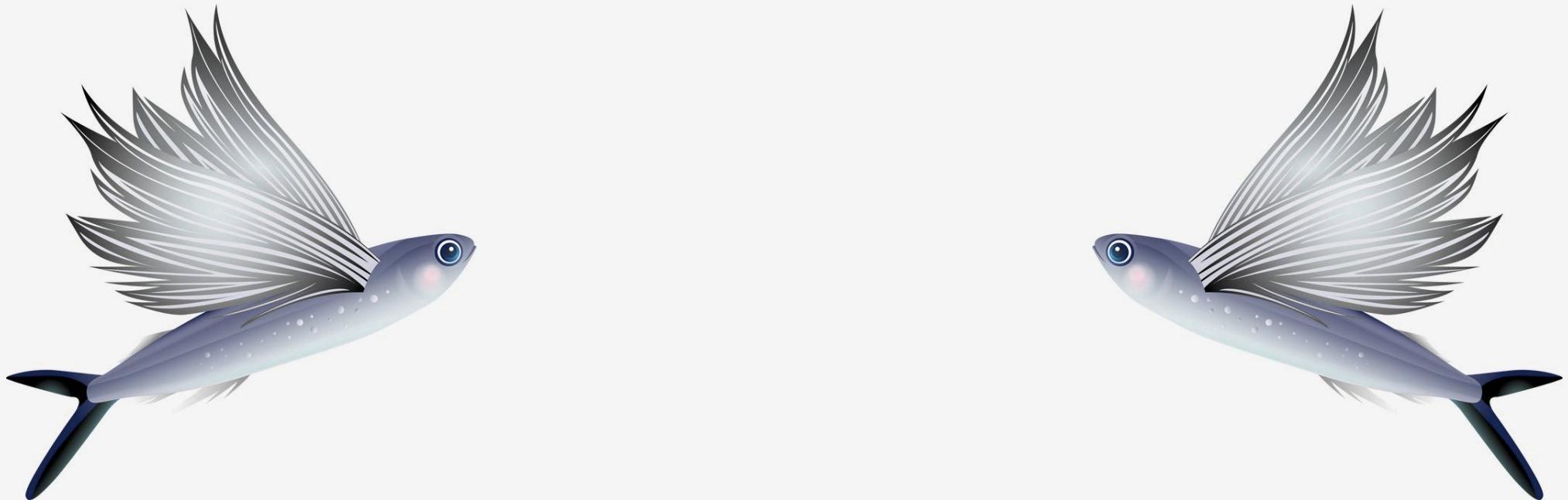


本書題名《神會語錄》，意思是神會和尚的說法記錄。

神會，生於唐中宗嗣聖元年（公元六八四年），卒於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sup>①</sup>，俗姓高，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人。他從小接受儒家經典的教育，以後又學習過道家的經典《老子》和《莊子》，後來從《後漢書》的記載中了解到佛教的學說，從此傾心於佛教，消除了功名仕宦的欲望，最終辭別了親人，投奔到本地國昌寺的顥元法師門下出家成爲僧人。神會在出家之前就已經有豐富的學識修養，這爲他後來精通佛教經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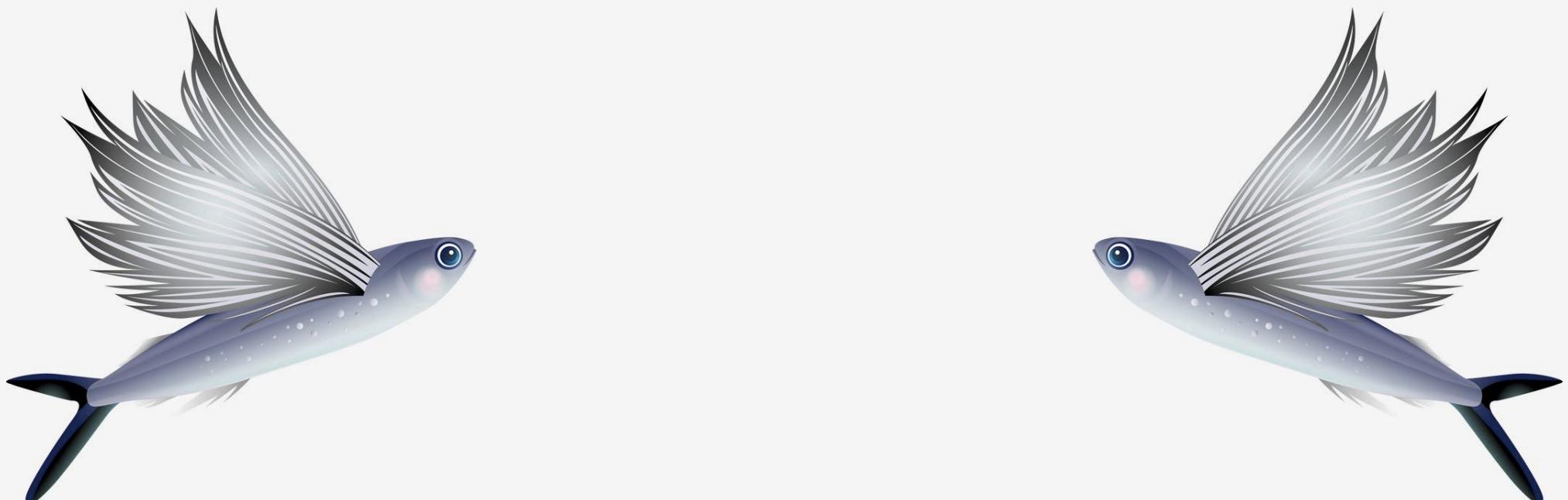
神會出家以後，曾經到荊州玉泉寺（在今湖北省當陽縣）跟隨神秀（約公元六〇六——七〇六年）學習了三年。大足元年（公元七〇一年），神秀奉女皇武則天的詔令前往東京洛陽（今屬河南省）傳法，於是神會也離開了玉泉寺，來到嶺南的曹溪（在今廣東省曲江縣），投奔到惠能（公元六三八——七一三年）的門下。幾年以後，他又到北方各地遊訪，並在西京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受具足戒。到了唐中宗景龍（公元七〇七——七一〇年）年間，他又返回曹溪。此時他已逐漸地成熟起來，成爲惠能門下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唐玄宗開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神會奉官方的旨令北上，住在南陽（今屬河南省）的龍興寺。他在南陽住了二十多年，因此被人們稱爲「南陽和尚」。在南陽期間，他曾經與當時的許多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有聯繫，回答他們的問題，宣傳惠能的主張，他的名聲也日益顯赫起來。

神秀和惠能原來都是禪宗第五代祖師弘忍（公元六〇二——六七五年）的弟子，但是他們的禪法有些不同，以後他們二人又分別在中原和嶺南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禪宗史上，人們把惠能一派的禪宗叫作「南宗」，而把神秀一派的禪宗稱爲「北宗」。神會所住的南陽，地處北方中原地區，這裏是北宗神秀一派的勢力範圍。神會單槍匹馬來到這裏，不僅要傳播惠能的禪學主張，而且還要爲他的老師爭取禪宗中的正統地位，於是終於導致了他和北宗一派的公開論戰。開元二十二年（公元七三四年），他在滑台（今湖南省滑縣）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公開聲言要「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旨見」。他在會上批評神秀的大弟子普寂的禪法，說它「師承是旁，法門是漸」，並且說只有他的老師才是禪宗中的唯一正統，而正統的禪法則是單刀直入式的頓悟。他的這種說法，徹底抹煞了北宗的地位，從而也使他自己處在

了與北宗勢不兩立的位置。

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五年），應兵部侍郎宋鼎的邀請，神會來到了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的洛陽，住在荷澤寺內。因此這時人們又稱他爲「荷澤和尚」。他在洛陽期間，更爲大張旗鼓地宣傳惠能的禪法，因而對北宗也構成了更爲嚴重的威脅。禪宗中南北兩派的對立，這時已形成劍拔弩張的態勢了。面對神會的進攻，北宗的禪師們與一些官員相會通，把神會驅逐出洛陽。天寶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與普寂一派有關係的御史盧奕誣告他聚集徒衆、有作亂的危險，於是神會被貶黜到弋陽（今屬江西省），以後又移住武當（在今湖北省均縣西）；天寶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又命他移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襄樊市），同年七月又移住到荊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市）的開元寺。兩年之中，先後被貶逐到四個地方，都是由於北宗的指使而導致的結果。

在神會被貶逐的第三年即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爆發了安史之亂。次年，洛陽、長安失陷，玄宗狼狽逃竄到西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今屬寧夏自治區）。這一歷史事變也給神會的命運帶來了新的轉機。當時，副元帥郭子儀指揮的平叛軍隊急缺

軍餉。爲了籌集軍餉，郭子儀採納了部下的建議，在各郡設置戒壇，由德高望重的和尚主持度僧的儀式，只要人們繳納一定的錢財，即可出家爲僧，然後把這筆發放度牒的收入用作軍餉。在那種兵荒馬亂的年月，很多人爲了逃避戰亂而樂於出錢納稅遁入佛門。此時的洛陽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華，那位曾經迫害神會的御史盧奕已爲叛軍所殺，寺廟宮觀也大多毀於戰火，佛教方面也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於是神會在衆人的擁護之下回到洛陽。他開闢了一個臨時的壇場，主持度僧的儀式，把所獲錢財都用來支援郭子儀的軍費，爲郭子儀收復兩京貢獻了力量。

由於神會對唐王朝有這樣一種支持，因而也就使唐王朝改變了對他的態度。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郭子儀收復兩京之後，肅宗皇帝曾下詔請神會入宮內接受供養，並在荷澤寺內爲他建造禪堂。不過，神會還沒有來得及看到，便於次年在荊州的開元寺圓寂了。

神會圓寂以後，唐王朝還不斷地爲他造寺、賜號，以表對他的敬重。到了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由皇太子召集當時的禪師們確定禪宗中的正統，決定立神會爲第七祖。把神會當作禪宗的第七代祖師，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了神會的老師惠能

爲禪宗的第六代祖師；而承認了某個人是禪宗的祖師，也就意味著承認那個人是禪宗中的正統。後來，神會的禪宗第七祖地位沒有被人們所接受，但是他爲自己的老師惠能所爭取的正統地位卻以禪宗第六代祖師的名義被確認下來。他幾十年的努力奮鬥總算如願以償了。

據有的史料記載，神會每個月都設壇場爲人說法。由此推測，神會的語錄一定不少。不過，實際的情況是，神會當年的說法記錄，除了宋代道原編輯的《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中收錄了短短的六百餘字之外，大部分都失傳了。一直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學者們才從敦煌文獻裏發現了一些失傳的《神會語錄》。

敦煌文獻中保存了多種與神會有關的材料。其中，神會的語錄共有三種：一是《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以下簡稱《雜徵義》），內容是神會與當時的僧俗人士之間的問答記錄；「南陽和尚」就是指神會，這個文件中記錄的是神會對不同的提問者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而作的解答，其中所討論的問題並不統一連貫，顯得有些零散雜亂，所以題名爲「問答雜徵義」；二是《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以下簡稱《壇語》），內容是神會在壇場對衆人說法的記錄；三是《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

(以下簡稱《定是非論》)，內容是開元二十二年神會在滑台無遮大會上與北宗一派的崇遠法師辯論禪宗是非的記錄。這三個文件原來都有自己的題目，而沒有哪一個是叫作「神會語錄」的。實際上並沒有一部題名為「神會語錄」的文獻在歷史上流傳，這樣的題目是在人們發現了敦煌文獻中的神會資料之後才開始命名的，它的嚴格所指就是上面這三個文件。

這三個文件在字數、內容和編訂的時間等方面都遠遠超過《景德傳燈錄》中所保存的神會資料，它們更能體現神會禪學的本來面貌，因此本書就從這些文件中選出《雜徵義》和《壇語》兩篇語錄提供給讀者朋友們。

在敦煌文獻中，《雜徵義》一文有三個寫本。第一個寫本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伯希和三〇四七號（現收錄在一九八六年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敦煌寶藏》第一二六冊中），由胡適於一九二六年在巴黎發現之後加以校訂，題名為《神會語錄第一殘卷》，發表在一九三〇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中；以後胡適又對這個寫本作了進一步的校訂，這個新的校訂本發表在一九七〇年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中。我們把這個經過胡適校訂的寫本稱為「胡適本」。這個寫

本的開頭部分殘缺，也沒有保留下原有的題目，但它的結尾部分是完好的。應當指出的是，胡適校寫本與伯希和三〇四七號的影印件之間有一些不同的文字。

第二個寫本是日本人石井光雄收藏的寫本。一九三二年，石井光雄將這個寫本影印了二百部，公之於世，題名爲《敦煌出土神會錄》；此後，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大拙）和公田連太郎又對這個寫本加以校訂，題名《敦煌出土神會禪師語錄》，於一九三四年由日本森江書店刊出。我們把這個寫本稱爲「石井本」。這個寫本也是一個有尾無頭的殘卷，它的開頭部分殘缺，沒有原來的題目，結尾部分也是完整的。但是它內容與胡適本略有出入。特別是胡適本開頭部分的一些內容爲石井本所沒有，而石井本結尾部分的禪宗六代祖師小傳和一篇〈大乘頓教頌並序〉則爲胡適本所沒有。這兩個寫本之所以有內容上的差別，可能是由於它們所依據的底本不同的緣故。

第三個寫本是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斯坦因六五五七號（現收錄在《敦煌寶藏》第四十八冊中），一九五七年由日本學者入矢義高發現，以後胡適對這個寫本作了校訂，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本，後來也一併收錄在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神會和尙遺集》中。這個寫本首尾俱殘，字數比前兩個寫本都

少得多，但是它的開頭部分比前兩個寫本多出一些文字，其內容是這篇語錄的編輯者劉澄所作的序文的後半部分和語錄正文的開頭，這些內容是前兩個寫本中所沒有的。劉澄的序文中提到了這篇語錄的題目——「問答雜徵義」，入矢義高根據日本平安時代的僧人圓仁所作《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記錄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這一書名，恢復了這篇語錄原有的完整題目。這個寫本的正文部分與石井本的前半部分相同，因此學者們斷定它與石井是以同一底本爲依據的不同鈔本。

通過這三個寫本，我們可以知道這篇語錄的題目、編輯者和正文的內容，從而可以大致恢復這篇語錄的全貌。這三個寫本當中沒有一個是完好無缺的，它們在文字、內容和殘缺程度方面各有優劣。因此，只有把這三個寫本的優點結合起來加以校訂，才能給讀者提供一篇比較完整而又儘可能符合原貌的《雜徵義》。

三本相較，石井本在文字方面略優於胡適本，因而我們選用石井本作爲本書收錄的《雜徵義》一文的底本；但是石井本的開頭部分殘缺較多，而斯坦因六五五七號既與石井本的底本相同，又完整地保存了正文的開頭部分，因而我們就用這個寫本來補充石井本殘缺的開頭部分，從而使之有了一個完整的開頭；就全篇的內容來說，石井

本與胡適本大致相同，二者都有脫文誤字之處，因而我們在很多地方取胡適本來校訂石井本的不足。

在校訂當中，我們借用了許多胡適、鈴木大拙的校訂成果。在結尾部分，雖然石井本的結尾部分是完整無缺的，但是其中比胡適本多出的部分顯然並不是這篇語錄中原有的內容，而是編輯者根據某些與神會有關的其他資料添加進去的成分，所以我們把這些部分予以刪除，不予選用，而用胡適本的結尾部分取而代之，從而使石井本有了一個在內容上比較完整的結尾。這樣，我們就使這篇語錄的正文部分大致恢復起來。可以說，我們校訂的這篇《雜徵義》，是把三個寫本結合在一起的產物，它的頭部取自斯坦因六五五七號寫本，身子取自石井本，尾部取自胡適本。我們對三個寫本作這樣的處理，目的是爲了給讀者閱讀這篇語錄提供便利。如果不這樣處理的話，那麼就只能或者是把這三個寫本中的某一個提供給讀者，讓讀者只看到一篇殘缺不全的《雜徵義》；或者是把這三個寫本照原樣提供給讀者，讓讀者自己從中尋找這篇語錄的完整輪廓，而這對於不專門從事禪宗文獻研究的讀者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另外，這篇語錄的敦煌寫本原來都是不分章節的，後來由校訂者分別對它們作了

章節劃分。胡適最初把伯希和三〇四七號寫本劃分爲五十節，鈴木大拙把石井本劃分爲五十六節，斯坦因六五五七號寫本則由胡適比照石井本的相應部分劃分爲十四節。由於本書所選的這篇語錄絕大部分都以石井本爲依據，因而採用了鈴木大拙的劃分次序。

我們把這篇語錄一共分爲四十七節，其中的第一至第四十六節，除第一節中最開始的一小部分取自斯坦因六五五七號之外，都是取自石井本；只有最後的第四十七節是取自胡適本。除了劃分章節之外，我們還爲每一節加了一個小標題。這些標題大部分都是簡要概括相應章節的內容，這樣可以使讀者更容易掌握每一節的要領。

本書選錄的第二種神會語錄是《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壇語」就是在講壇上所講的話。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神會在講壇上所講的關於快速解脫的禪法即直捷徹底地了解自己本性的話。神會在南陽和洛陽期間，每個月都設講壇爲人們說法一次，這篇語錄很可能就是其間某一次的說法記錄。這個文件在敦煌文獻中也有三個寫本。

第一個寫本是國立北平圖書館（即今北京圖書館）收藏的第八三七六號寫本（現

收錄在《敦煌寶藏》第一二〇冊），題目是《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一九三四年由鈴木大拙發現並加以校訂，於一九三六年發表在日本大阪安宅佛教文庫的《少室逸書》中。

第二個寫本是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伯希和二〇四五號寫本（現收錄在《敦煌寶藏》第一一三冊），題目是《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一九五八年胡適對這個寫本加以校訂之後，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以後也收入了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裏。

第三個寫本是敦煌博物館收藏的寫本。多年以前已有學者對這個寫本作了校訂，但至今尚未出版。就前兩個寫本來說，它們都是有頭有尾的完整寫本，內容上也無大差別，只是在文字和殘缺程度方面略有不同。相比之下，第二個寫本優於第一個寫本，因而本書所選的這篇語錄即以第二個寫本為依據；在校訂中，我們吸取了一些胡適的校訂成果。

另外，這篇語錄的內容是連貫一致的，因而在寫本中也沒有章節劃分。鈴木大拙把北平圖書館八三七六號劃分為三十九節，胡適把伯希和二〇四五號劃分成八節，都

有一些不妥當之處。從便於讀者閱讀起見，我們把這篇語錄劃分成十節，每一節都集中說明一層意思。由於要用一兩句話概括每一節的意思相當困難，所以我們在這裏沒有給每一節加上小標題，而是只標明章節的號碼。

由於這兩篇語錄的各個寫本中原來都有許多脫字、衍文和誤寫的地方，因而我們不得不對這兩篇語錄的原文作了大量的校勘，對石井本《雜徵義》和伯希和二〇四五號寫本《壇語》都分別根據不同的寫本加以增補、刪除和改正。對於這些作了校勘的地方，本來應當在注釋中一一加以說明，以使讀者明白改正的依據。但是，為了使讀者在閱讀注文時不至於感到過分的枯燥乏味，我們決定不再對這些經過校勘的地方作一一說明。不過必須提醒注意的是，如果讀者朋友們發現本書選錄的《神會語錄》中有不少與原來的寫本不相一致的地方，請不必感到吃驚，那是由於我們根據另外的寫本作了校改的結果。這樣作的目的也同樣是爲了給一般的讀者提供方便。

在本書收錄的兩種《神會語錄》中，我們把石井本《雜徵義》結尾部分的第四十七至第五十六節刪除了，而代之以胡適本的第五十節。在這個被刪除的部分中，第四十七、四十八兩節是神會答崇遠法師的提問，說明不執著有爲與無爲和般若波羅蜜的

重要性，這段文字原本是《定是非論》中的一部分，它顯然是編輯者根據《定是非論》添加的內容；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五節的內容也是回答崇遠法師的問題，一一說明禪宗六代祖師的情況，這些內容是編輯者根據當時在神會一派中流傳的一部禪宗祖師傳記《師資血脈傳》而添加的；第五十六節是〈大乘頓教頌並序〉，其內容是概要說明神會的禪學主張和神會的經歷。石井本原有的這十節文字，前九節本來就不屬於這篇語錄，後一節則既不是神會的答問，也不是這篇語錄的正文，所以我們在本書中沒有選錄。至於本書所選的另一篇神會語錄《壇語》，則是全文收錄，沒有加以刪節。

神會的語錄，除了本書所選的兩篇之外，還有前面已經提到的敦煌寫本《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和《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中收錄的〈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定是非論》也有多種寫本：一是伯希和三〇四七號寫本（現收錄在《敦煌寶藏》第一二六冊），這是一個有頭無尾的殘卷；二是伯希和三四八八號寫本（現收錄在《敦煌寶藏》第一二八冊），這是一個無頭無尾的殘卷；三是伯希和二〇四五號寫本（現收錄在《敦煌寶藏》第一一三冊），這是一個無頭有尾的殘卷；四是敦煌博物館〇七七號寫本，這個寫本可資校補前幾個寫本的殘缺之處，可惜尚未出版發表。以上四個

寫本當中，第一、三兩個寫本正好可以銜接，它們分別相當於這篇語錄的前半部分和後半部分。胡適已將它們分別加以校訂，收錄在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神會和尚遺集》中，從而使人得以窺見這篇語錄的大致全貌。

這篇語錄記錄了神會與崇遠法師就禪宗的是非邪正問題展開辯論的經過，神會在辯論中批評神秀的大弟子普寂的禪法，指出惠能是得到傳法袈裟的第六代祖師，禪宗歷代祖師相傳的只是單刀直入、直了見性的頓悟法門，並強調般若波羅蜜是一切修行的根本。這個文件在當時頗有影響，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我們在本書中選錄的兩篇語錄，只是由於寫本中有多處殘缺，因而我們在本書中不能選用。至於《景德傳燈錄》中的〈洛京荷澤大師神會語〉，其中包括頓悟、無念的說明和神會與惠能之間的六項問答，這些內容在我們所選的兩篇語錄中都有更為充分的說明，因而我們也未予選用。

另外，關於神會的其他材料還有〈頓悟無生般若頌〉（與《景德傳燈錄》卷三十一所收錄的荷澤大師〈顯宗記〉相同）、〈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和五言律詩一首，都是說明神會禪學觀點的頌文和韻文，其文體的形式並不屬於語錄的範疇，而所表達的意思又沒有超出我們所選的兩篇語錄，所以本書也不予採用。

神會的語錄在中國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家知道，禪宗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它把印度禪改變為中國禪，並通過對禪這一宗教修行實踐方式的改變而革新了傳統佛教的整個體系。禪宗的佛教革新運動並不是由惠能一個人完成的，而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乃至再傳弟子們共同完成的。神會是惠能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不僅忠實地繼承了惠能的思想，而且把惠能的思想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他對惠能的許多重要觀點都作了更加明晰而透徹的闡發，並且把惠能的主張傳播到北方中原地區，擴大了惠能禪學的影響。這些都體現在他的語錄之中。

如果把神會的語錄和記載惠能言行的《壇經》加以對照，那就可以發現，禪宗的許多基本主張如有關頓悟、無念、無住等等說法，在惠能那裏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闡發，而神會則沿著老師的思想作了更加詳盡的說明。神會是惠能禪學的忠實繼承者，他的語錄實際上也是對《壇經》最好的注釋和發揮。

因此，如果可以說《壇經》是代表中國佛教的經典文獻的話，那麼也可以說神會的語錄是《壇經》的姊妹篇。儘管神會的語錄在歷史上曾經失傳，但是這並不能損害它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而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它反而顯得更加珍貴。如果沒有《神

會語錄》的話，我們不但不能清楚地了解神會的思想，而且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壇經》的意義，從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禪宗。

《神會語錄》是神會在惠能圓寂以後說法的記錄，從中可以看出惠能之後禪宗思想發展的情況，因而它是研究禪宗思想史的重要資料。神會的語錄中記錄了他批評禪宗北宗禪法的言論，由此可以使我們了解當時北宗的一些情況；語錄中還記錄了神會與僧俗各界人士的問答，這些問答涉及佛教中各種各樣的問題，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人們所關心的佛教問題以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各種理解。

因此《神會語錄》對於研究禪宗北宗和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以及僧人與僧人之間，和僧人與世俗社會中文人、士大夫之間交往的具體情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神會語錄》以語錄體的形式把問答雙方的原話記錄下來，從而保存了當時的大量口語資料，因而它對於了解一千多年以前的口語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至於《神會語錄》所說明的思想觀點及其意義，我們將在讀者朋友們讀完本書中的兩篇語錄之後再作說明。

## 注釋：

①關於神會的生卒年，各種文獻中有多少種不同的記載。我們這裏的說法是根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和新發現的「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腹建身塔銘並序」（載於《中原文物》一九八五年特刊號第二一一頁）中的記載。





